

文學叢書

古文緒論詳註

上海

英界泥城橋西靜安寺路三十九號

醫學書局發行

初月樓古文緒論

桂林呂璜月滄錄

無錫萬鈞叔豪註

道光戊子吳仲倫

吳德旋字仲倫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與韓子居呂月滄以文相砥鏃詩亦高澹絕俗有初月樓集

先生館於鄞十

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

呂璜字月滄廣西桂林人嘉慶進士歷官浙江著有月滄文集

遮留焉住叢桂山房

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

北宋大家如柳開字仲塗著有河東集十五卷王禹偁字元之著有

軍集三卷范仲淹字希文諡文正著有范文正集二十卷詩傳二卷司馬光字君實諡文正著有治資通鑑

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歐陽修字永叔蘇洵字明允蘇軾字

子瞻蘇轍字子山王安石字介甫俱詳後注黃庭堅字魯直著有山谷全集七十卷

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漢書也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古文之體漢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忌語錄宋儒講學門弟子記其言論之

敘述別為一格忌詩話評論詩句或記載詩人故實之書也忌時文對於古文而言謂應試之文忌尺牘此五者不

去非古文也
國初汪堯峰文汪琬字茗文號堯峰又號鈍庵工古文辭根柢六經出入廬陵震川間著有堯峰文鈔五十卷非同時諸家所及然詩

話尺牘氣尚未去淨。至方望溪乃盡淨耳。

方苞字靈泉號望溪康熙間坐獄名世南
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侍郎論學以宋

儒為宗皆推衍程朱之學尤注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
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為桐城派之初祖著有望溪集八卷

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

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

吳東晉宋齊梁陳相繼都建康
是為六朝自東晉以來文詞日

趨綺靡以排偶聲調為
尚世稱其體為六朝文

乃不可也。正史字句

正史謂史記漢書
等紀傳體之史

亦自可用。如世說新

語等太雋者

世說新語凡三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其書取漢至晉軼事瑣語分為三
十八門敘述名高為清言之淵藪標所證引賅博多所糾正與三國志注水經注同為

考證家
所取才

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亦不可闕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卻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自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信筆寫出無一字

一句喫力。卻無一字一句率易。清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采。乃是一

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

唐韓愈字退之由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在朝頗直無忌時蓋
宗迎佛骨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除鱗魚患改袁州召拜

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於六經百家靡不通貫其文深探本原宏深奧衍
後世學者宗之其先世居昌黎宋元豐中因進封為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著有昌黎文集四十卷

會之有作一句不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為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疏

古文辭類纂

清姚鼐編共七十五卷分論辨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記箴銘頌贊辭賦哀祭之十三類每類各爲序目言文體之源流所選錄各家之文亦最謹嚴古文之

有桐城派實自此開之也

其啟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只一圈兩圈者有

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文章之道剛柔

相濟史記及韓文

史記漢司馬遷撰凡百三十卷起黃帝迄漢武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敘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遷歿後缺其

十卷元成間褚少孫補之韓文韓愈之文也

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灑氣潛行雖

陵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眞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

八家卽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也自明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百六十四卷始有此稱

安得有此

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

清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間由進士官至禮部郎中精研經學又能破除漢宋門戶之見其書長於古文名滿天下所選古文辭類纂學

者多奉為圭臬以其齋名惜抱軒故學者稱為惜抱先生著有九經說三傳補注及惜抱軒文集等

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

戚鶴泉

清戚學標字鶴泉祖父亦歷工詩法宗少陵學標幼承家學長於詩尤善音律著有漢學諧聲二十四卷及詩文集

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

其說非也前明多誤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

清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明崑山人九歲能文弱冠通經史諸書嘉靖成進士

古文為有明一代大家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三泐水利錄四卷

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

清姚格字子壽一字春木自號樗寮生稟資絕人十歲許即通聲律著有通藝閣詩錄八卷續錄八卷和陶詩三卷晚學齋文錄十二卷

亦非

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

孟子戰國鄒人名柯受學於子思之弟子著孟子七篇其說傳王賡霸重仁義輕功利創性善之說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後世稱為

亞聖言亞於孔子也

史記戰國策亦然

戰國策漢劉向製合先秦諸人所記戰國時事并為一編又名長短句亦稱國策太史公作史記多採其文

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太做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已所能主張惟有相題

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

點卻是好文章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要

援引反支離矣

只可單點卻是好文章讀雖惜抱文能知之厚齊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文已有可以不存

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簡則尤不必入集也

應酬之作難得佳文厚應注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

王即介甫見後

二家入

唐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文章卓偉山進士中博學安詞科擢監察御史

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徒柳州刺史為文益進與韓愈齊名著有柳州文集

庶幾文品可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

宋歐陽修字永叔四歲失怙母教之學舉進士甲科為諫官以論事切實出知滁州自號六一居士修博極羣書得昌黎遺稿苦心探索遂以文章冠天下卒諡文忠著有新唐書二百五十卷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文忠集一百五十卷六一詩話一卷洛陽牡丹記一卷歸田錄二卷集古錄十卷明嘉靖中從祀孔廟

易肖且免艱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參之

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莊列三子

周李耳字伯陽諡聃亦曰老聃為周守藏室之史博通今古孔子嘆為猶龍後不知所終著有老子二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為道家之祖戰國莊周嘗為漆園吏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楚威王問其賢通以為相辭不就著有莊子十餘萬言與老子並稱為道家之祖唐天寶元年詔號為南華真經戰國列禦寇與莊周同時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著有列子八卷然書中多稱子列子必為傳其學者所追記非自作之書也唐

天寶元年詔號為沖虛真經宋景德中又加稱沖虛至德真經

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

子亦超妙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間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之旨以

爲之其同於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益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

書書見韓昌黎集第十六卷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戰國荀况任楚爲蘭陵令時人相尊亦稱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其學以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謂人性皆惡不以義禮爲重之則不能爲善頗受後儒之詬訾著有

荀子二十卷其書在明周孔之旨崇禮而勸學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較醉而文筆近於

平淮南排句亦多淮南姓劉名安漢高祖少子長之子好書善爲文景帝以其屬爲諸父而材高類尊重之後以謀叛自到死著有淮南子二十一卷漢志有內外篇此二十一

卷其內篇也高誘注此書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故宋史藝文注作淮南鴻烈解蓋並高誘之注而言也卻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於韓

非子矣韓非子共二十卷凡五十五篇十餘萬言周韓元撰元戰國時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並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後使於秦爲斯所讒仰藥死

孫子亦先秦之文孫武子齊孫武撰春秋時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遂霸諸侯書凡十三篇兵家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古

所及列子義蘊較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兩漢即漢書及後漢書也漢書一百二十卷後漢書固撰固父彪以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又總集所開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未竟

而卒和帝詔固妹昭續成之後漢書宋范曄撰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志三十卷共三國晉陳壽撰魏四

百二十卷後曄以罪被收志未成而卒梁劉昭用晉司馬彪續漢書之文以成之紀二十六列傳劉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裴松之注博採衆說多五代史有新舊兩種舊五代史宋薛居正撰凡一百

逾本書數倍足爲考證之資今本凡六十五卷

五代史五十卷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爲

七十五卷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皆事與文並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

古來善用疏者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疏柳州則有不能疏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卻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蝮蠖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

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宋范曄字蔚宗博涉羣書善爲文章爲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赴乃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而無事外遠

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史記於左傳長篇左傳周左丘明撰所述事跡皆證國史故說春秋者必以是爲根據只用一二語叙過正是其妙

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叙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

漢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為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祥符中封彭城伯。著有列仙傳。洪範五行傳。新

序說。苑列女傳。續列女傳。從祀孔子廟庭。以病免。仲舒學有原委。正韻明道之言。度越諸子為漢代醇儒。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元至順中從祀孔廟。

則較之董江都為不平矣。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下帷授書。三年不窺園。及為江都相。武帝頗善遇之。後為膠西王相。

班孟堅學劉子政。

東漢班固字孟堅。博通載籍。明帝時典校秘書。續成父之漢書。又著有白虎通義。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各一卷。

而文不同。後

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

龍門謂河馬遷也。因其生於龍門故。

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

宋裴松之字世期。仕至中書侍郎。博覽墳典。女身儉素。注三國志。搜羅宏富。頗詳遺問。佚事於諸史。注中別為一格。

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

此等書亦陳承祚所見而不采取。

晉陳壽字承祚。少舉孝廉。除著作郎。撰三國志六十五卷。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又著有耆舊傳十餘篇。

所以為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

唐李翱字習之。以進士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性曠直。嘗面折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後為諫議大夫。卒諡曰文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

如他

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尚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風骨未超。此不可

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

禮記之一篇也。左國即周左丘明所作之國語也。共二十一卷分國紀事爲史之一體。史通謂之國語家。平淮西雅與昌黎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永叔即歐陽修與尹師

魯書宋尹洙字師魯深於春秋以進士官至起居舍人唐末以來文章寢敵洙與穆伯長倡爲古文以矯時趨文風爲之一變著有河南集二十七卷直似道家常若

不先有一番琢鍊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宋蘇洵字明允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嘉祐間與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除校書郎名動京師所爲文奇峭雄拔有先秦之風學者以其父子俱知名乃稱洵爲老蘇著有嘉祐集十六卷嘉祐集存文不多卻篇篇可傳

蘇長公宋蘇軾字子瞻洵之長子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記神宗時與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後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軾弱冠博通經史爲文縱橫奔放雄視百世詩飄逸不羣其畫亦有名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東坡志林五卷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

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言才氣真不可及

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漢賈誼少通諸子百家書文帝聞其才召爲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絳灌輩忌其才間之出

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復拜梁懷王太傅懷王墮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著有新書十卷其長篇指陳政事疏而言則事理本多所

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宋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博覽強記於神宗朝爲相封荆國公諡曰文

古文緒論

安石文章拗折峭刻人以大家目之著有臨川集一百卷編有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

削盡膚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穎濱在八家中宋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驪城洵之次子性沉靜簡潔文章高雅平正中有奇氣與兄軾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諡曰文定著有驪城集九十六卷

也古史六十卷龍川略志十卷別志八卷道德經解二卷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

也

歐之大碑版碑版碑誌之屬不善學之易於平易於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唐孫樵字可之韓昌黎門人其

文刻意求奇不及愈之自然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

姚牧菴元姚燧字端甫少從許衡遊以真知實踐為事為文闕肆力掃南宋宋自高宗南渡都臨安僅保南方之

地是為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元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天性孝友生三歲即讀書及長弘才學無施不宜官至

道園遺明宋濂字景濂號潛溪英敏強記通五經元時授翰林編修辭不就太較之宋潛谿稍淨明定鼎金陵遣使聘之累學官至翰林士自少至老未嘗一去書文章

富贍為世所宗卒諡文憲著有元史二百十而文品不甚相懸王遵巖文少靈氣明

卷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清陽人物記二卷慎中字道思號遵巖嘉靖進士官河南參政工古文初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

主秦漢後學歐曾卓然成家著有遵巖集二十五卷

耳明七子文。

前七子李夢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後七子李攀龍陽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

句句欲古峭而不

知運以灑氣。往往至於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

韻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

太史公漢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繼之皆稱太史公此指司馬遷而言

不可不知此

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

清張士元號鱸江嘉靖舉人著有嘉樹山房集

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

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

汪堯峰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白屬第一。但少嚴峻迥拔如游池沼

江湖。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

宋之別稱對於南宋而言自太宗至欽宗皆能汴在北方故稱北宋

名家抗行。

朱竹垞

清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肆力古學無書不覽詩文既勝考據之學亦精康熙間以鴻博授檢討著有經義考三百卷曝書亭文集八十卷明詩綜一百卷

頗能擺落

浙派敘事文較議論文為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洪園名宸英字西溟清慈溪人

王詩古文精書法與朱彝尊嚴繩孫號江南三布衣年七十始得進士後為順天考官被累下獄死著有淇園集八卷淇園札記四卷及西溟文鈔等

黃黎洲

清黃宗義字太冲明將亡奔走營救未得要領遂隱居教授康熙間為舉鴻博不就其學以濼洛之統綜會諸家著有經學史學性理歷算文集筆記諸書凡數十種編有明文海四百八十

二卷金右斐例一卷

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疏

邱邦士

清邱維屏字邦士明末寇亂徙家翠微峰魏禧嘗從學古文

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清侯方域字朝宗家適不羈多大略工詩古文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

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清魏禧字叔子一字水叔號勺庭明亡隱居翠微峰率諸子弟講學其中世所稱易堂九子也康熙間舉鴻博固辭不就文之大病痛在好做

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清邵長衡字子湘號青門工古文辭

與魏禧侯方域齊名著有青門齋稿等書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清李光地字晉卿號榕村康熙間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於學無所不窺而尤篤信程朱著有周易觀象榕村全集四十卷語錄三十卷

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清儲欣字同人康熙舉人博通經史負東南文望

及書山儲大文字亦雅清宜與人康熙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存硯樓集十六卷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清王步

皆康熙進士官編修其制舉藝為時所欽仰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清方菱

朝號朴山康熙進士官學潤縣知縣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

荆川明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嘉靖進士官至維陽巡撫右僉都御史天啓中追諡文襄其文當明之中葉屹然為一大宗至晚年諱學文格又稍變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史纂左編文編六十四卷武

編十卷稗編一百二十卷茅鹿門明茅坤字順甫號鹿門嘉靖進士善古文又好談兵自號文武時文之高

幾足與古人同其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

屨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峰文。

清劉大櫛字耕南號海峰桐城人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姚姬傳從之遊遂有桐城派之目著有海峰詩文集

最講音節。有絕好之

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畧如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

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溪之所無也。

叙事文。惲子居

清惲敬字子居號簡堂乾隆進士官江西瑞金知縣治古文得力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世稱陽湖派著有大雲山房文集

亦能簡

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惜抱之文以韻勝自是公論厚齋注

張臬文惜不永年。

清張惠言字臬文嘉慶進士官編修學力行教禮自守言禮主鄉康成言易主虞翻著有周易虞氏易義虞氏消息老柯文編等書

故摹

古之痕尚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

朱。

程即明道伊川兄弟明道名顥字伯淳進士以道學鳴論純公伊川名顥字正叔少有高識非禮朱不動與兄顥俱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論正公朱即朱熹字元晦紹興中進士讀書務躬行實踐遂得

聖道之宗論曰文皆從祀孔子廟庭

所以入理深也。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

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

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鏗。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亦有此

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崖

清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乾隆進士著有梅崖集三十卷

文境文體與方望溪不相入。學韓而專學

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

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崖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

清王芭孫字揚甫乾隆舉人以詩文翔翔公卿間著有淵雅堂詩文集

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

病。從選舉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

清秦瀛字凌蒼號小峴又號遂庵乾隆進士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刑部侍郎著有小峴山人集

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

則有之。

袁簡齋文

清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進士出宰江寧少年棄官跌宕不羈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及筆記

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

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

清魯縉字賓之。梁非姓。治古文。獨守家法。

清而能瘦。其氣亦疏。可以卓然有成者。惜不

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澁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之文。乃正嫌其皮澁。

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余者，將以爲口實焉。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忽乎哉！」

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于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

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得之張編修姚刑部云云，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桂林呂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變。今從山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先生之文以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也。蔣生沐茂才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尙有文評三種，他日當錄副本以贈生。沐俾學者知從入之途，不可不慎。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言哉。道光丁酉夏嘉禾甘泉鄉人錢泰吉跋。